務實，是覺醒，不是苟安

——訪洪啓仁教授

撰稿：陳俊志
採訪：吳聲宏 林志陵 陳俊志

前　言

洪啓仁先生，一位努力於台灣外科界的教授，從古早的民國四十年代抖擻師鐸至今，南部人。

他，每年都要從台大到中國和中山來講授心臟外科。

杏園社之所以對洪教授產生採訪的念頭與興味，大概可分成三方面來說：第一，自然是希望藉著洪教授在國內外求學、執教的經驗，來分析現下醫學院學生應該努力的大體方針，提供同學一個思考未來抉擇的憑藉；其次，是因爲感念洪教授對中山學生的眷顧之情，而祈願本篇採訪能將這一位精奮不懈的學者，介紹到中山人的心域眼界；第三，是基於洪教授的特質和出身，產生一種個人成就之外的、本性的、行爲與觀念皆沈沐其中而受其默化的、屬

於個人勤勇意志的聯想。

前兩點，同學們可在洪教授的談話當中，得到認識和體會。關於第三點，則是筆者在本文進入談話原文之前，所必須提供的思緒空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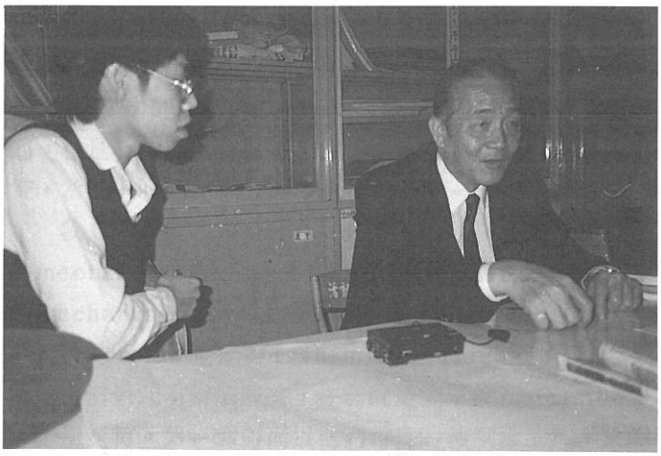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個什麼樣的空間呢？爲何要提出那個空間呢？欲解答這兩個問題，我們可以先對周遭的環境觀察一番。

物質的富裕，可以說是臺灣目前最顯著的成就，也是臺灣當下面臨的困境。

由於精神上對舒適生活的追求，使人產生刻苦耐勞的意志，人們在克難過程中學習到適應環境的從容。可是，也因爲汲汲追求舒適、快感，讓人們開始有不擇手段的念頭，終而用金錢、地位和名聲等迷幻藥來蒙蔽自我的生命力。

同樣地，舒適便捷的物質環境，給予人們更有利的發展基礎和更多的休閒方式。也誘發了人們對人爲物質、對自然的輕棄心理，導致輕視他人和過度自重的生活態度，終而以自戀美、冷漠、虛無來脆化生命力。

積極的汲汲鑽營和消極的富裕糜爛，在兩者之交互作用下，產生了妥協畏縮與自我膨脹的矛盾人格—對自我違反正義的行爲，缺乏悔改，代之以苛安畏縮、自我擴張地求名利、求表現、求自慰—這是臺灣所面臨困境的來源；而堅持良心與尊重他人的缺乏，導致死護自利的心態，其由心態上的自利完全轉譯到行爲上的強烈表現，便是臺灣所面臨的困境。



總結說來，臺灣的困境，是來自臺灣人民生命力的過度蒙蔽和過度脆化，必須以堅持良心和尊重生命對治之。

對環境人性的觀察，有助於我們描繪出這一個「屬於本性的聯想」的思緒空間。那是一「生命力」之洋，而「生命力」由「堅持良心」與「尊重生命」兩大元素緊密結合所構成。

生命力，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「草根性」三個字。



在荒蕪的土地上、水泥地的隙縫中、柏油路兩旁和混凝土牆腳邊，只要有一點點適合生長的土質，都可以見到雜草的蔓延，尤其是在台灣這塊多雨溫暖的土地上，更容易見識到草的韌性。又以草根最爲顯著：它可以侵入並破壞水泥地面、柏油路面和牆腳。當我們在清理雜草時，往往在拔起的草根上，連著幾團鬆動的柏油塊和泥凝土塊，那草根和土塊，伴隨著我們拔起的力道而盪動搖擺，似乎是草株在垂死時生命力的洩放。而地面下，不可知數的草根，猶原在散發那緩緩蔓蔓的生命力。

草根性，在一方面使我們思念起中山人的「鄉土性格」；在另一方面令人想起了農業，想起了民國四十年代以農業掛帥的臺灣—尤其是南部。

洪啓江先生，便是一位振奮于草根年代、草根環境的教授。

在此，筆者並非試圖對中山人的鄉土性格與洪教授之間，做一親暱的連繫，而是希望讀者藉由洪教授的談話原文中，能去思索那屬於洪教授本性的部分，並回顧歷史的經驗（中山人的鄉土性格），綜合讀者自我對當下環境的認識，去發掘屬於自我的生命力，屬於自我的振奮煥發—這個，便是筆者對「爲什麼要提出那個空間」的答案。

「我覺得，最重要的，還是努力耕耘的觀點。」

下午五點，採訪的我們，迎著洪教授走出實二教室。模樣約六十歲的洪教授，雖然剛上完課，依舊聯音洪亮，邁步穩健而毫無倦容。未見到洪教授前，我們對這次採訪很擔心並且很過意不去，因爲洪教授上課到五點，六點便要從台中搭國光號回台北，在五點和六點之間，由我們插入一段訪談時間。這種抹殺休息的採訪無異於折騰。雖然

洪教授已事先答應，但很可能臨時提不起勁來接受採訪。可是，一見到精神飽滿的洪教授，事前的疑慮不安皆一掃而空，尤其他那深具親和力的微笑，更能令採訪者放鬆心情。

明白來意後，洪教授很乾脆地說：「開始吧！」

「洪教授，您在台灣的心臟外科界居於執牛耳的地位已有多年，要達到這個成就實在不容易，想必您的意志是相當堅定的，而且是努力不懈的。能否請您談談您求學的心能，以供學生們做爲模範。」我們一邊談，一邊帶洪教授到醫學系辦裏入座。

「其實，學生時代要努力唸書，這個大家都知道，可能因爲愛玩啦！而不能達到這個理想。你們現在是要努力，不過努力要有個方向。

以我們到國外去看人家的教授、工作人員，和我們國內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他們的基礎醫學很好。很多你要做的研究工作或臨床的工作也是一樣，都要有很好的基礎醫學做根基。如果基礎沒有打好，很多事情就不能發展，比如說心臟外科，人家外國人想出來新的開刀方法，都是解剖、生理、生化等基礎醫學很好，才想得出來，做得成功。」洪教授用洪亮的聲音，緩緩地說。

洪教授顯然沒有針對「心態」這兩字來陳述，只是用「努力」、「方向」這種類似格言的字眼來說明。這對採訪者而言是不夠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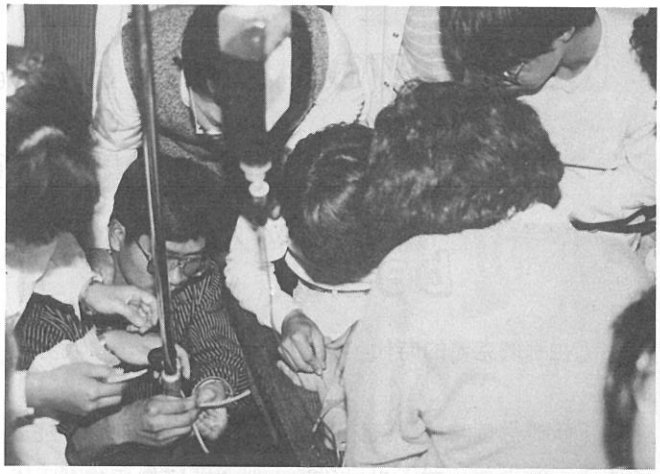
「請教授回憶一下進台大醫學院前的求學過程，以及準備大學聯考的心態？」

「在進醫學院以前，我唸屏東中學。那時的感覺是，如果和其他同學唸一樣的書，考取大學的機會就比較少。所以我那個時候比人家用功很多，學校課程以外的東西，我都自己去唸參考書。那時候，大學聯考原本不考數學的集合，不過我自己有去準備，到了考試前，忽然公佈集合要考，很多同學沒有唸，就吃虧了。所以說，要唸比別人多，知道得比別人透徹，才能夠贏別人。贏別人的結果是有努力就有的，我覺得，最重要的，還是努力耕耘的觀點。」

講到一點心態的東西了。我們再問：「那麼在台大時的學生生活如何？」

「老實講起來，進醫學院後，我也比較放鬆了，因爲緊張的時間已經過去。而現在比較後悔的也是這一點，因爲自己基礎醫學沒唸好。我要同學們唸好基礎醫學的理由之一，就是我自己的基礎沒打好。

醫學院時，在第五年以前，自己要走那一科都尚未決定，這時候，教授給學生的啓示很重要。拿我自己做例子，教授在上課時的一句話便影響我走心臟科：有一次剛好上心臟學，我在前一天大概看了上課的部分，上課時，老



師問了一些問題，要能夠回答的同學舉手，可是全班都沒有人舉手，我覺得那些問題可以答，就舉手回答了。那位教授在我答完後，對我說了一句話：『嗯！你很適合走心臟科。』從那時起，我打定主意走心臟科。

至於走心臟外科，是受到林天佑教授的影響。那時候以學生的眼光看外科教授，很有派頭，走路動作都威風，是一種偶像，於是，我便選擇外科。我會走心臟外科，是因爲以上講的這樣子。」大師級的教育家，是學生們的安心處。「在醫學院中，我沒有什麼特別的，眞正努力用功是畢業以後，」洪教授皺著眉，搖頭苦笑地，「不過，提醒同學的是，我們那時能學到東西的機會，都是在畢業以後才有，和現在大大不同，我還是希望同學們能用功唸書。」

「你盡了力，前途自然爲你開了，我相信是這樣子的。」

看著眼前這位眼光凝視、陷入回憶的教授，感受到言談中樸實、親和的特質，我們不禁要拿現代的繁華冷漠做一對比，「請問當時教授所接受的教育，依您的看法，和現代的醫學教育有什麼差別？」

「現在的醫學教育比較好，較有系統。當時大多注重在上課聽講，而且沒有現在這麼好的教科書，專門性的好書很少，老師上課內容只靠做筆記，沒有幻燈片。

現在的學生上課，老師師資好、準備充份，材料比以前多。最大的優點是現在學生做實驗的機會比以前多，就是說臨床的教學多，以前一星期才一次臨床教學，並且多有放牛吃草的味道，現在病房都有老師和主治醫師帶學生…」談到了從前較差的設備，我們不禁要插嘴來談「努力」這個主題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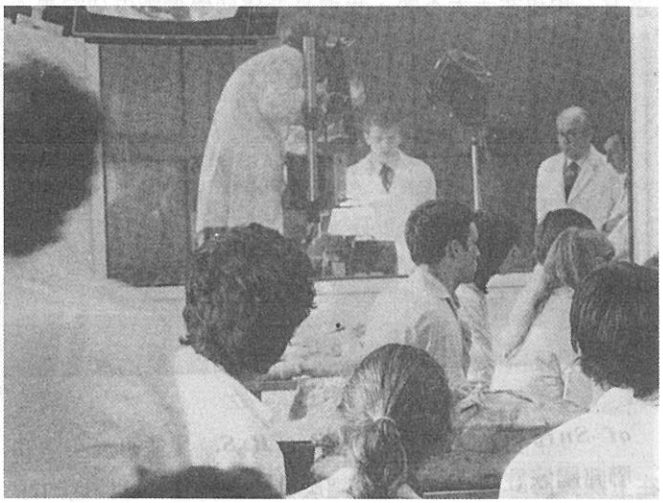
Whatever you are, when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do, always try your best.

「在那麼克難的時代，教授如何自我鞭策，自我努力？」

「我們那個時候學臨床醫學，都是畢業後進入醫院才開始學。所以現在學生可以在畢業前，就已經接觸到臨床教育，這是一大好處，時間上既節省，而且材料多，老師準備很充分。」

洪教授顯然並未針對問題作答覆，我們接著問：「從前的訓練方式是否比較嚴謹，不像現代因爲環境太好而造成鬆散？就您接觸過的現代年輕醫師和以前比起來如何？」

「我們這一輩常抱怨現代年輕人的一點，就是年輕人比較放鬆，不像我們從前那麼辛苦、肯學習。但是從另一個觀點來看，時代在進步，學習環境自然比從前好得多，不必那麼辛苦。只不過要把握學習環境，不要浪費時間，我想，這是最重要的，再好的環境，不去利用，還是沒有用啊！所以，既然環境比以前好，那麼就要把握這個機會。



機會的把握是大家都懂的，可是，什麼才是眞正的醫學呢？醫學的訓練對醫學者而言，其最大的意義應該是促成學醫者的人格成熟、慈悲喜捨罷。於是，我們問道：

「從前的克難環境可以對一個人的心智產生成長的作用，現代的良好環境，常讓學生忘記了醫學的目的是去撫平病人的痛苦，却侷限於物質的、機械的、浮淺的上班醫學。就此點而言，教授有何看法？」

「我每年都當導師，和學生聚會時，我提出一個座右銘，這個座右銘不是我想出來的，是以前有一位日本大將軍說的話，是用英文翻譯的，大概是這個意思：

Whatever you are, when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do, always try your best. 就是說，你當學生就要盡學生的力量，你當教授也一樣要盡力量，不管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那一個醫院都一樣，你盡最大的力量就是了。你盡了力，前途自然爲你開了，我相信是這樣子的。」

「除了盡自己的力量以外，教授對現代醫學生還有什麼建議？」

「我想要勸現在的學生，你們在唸書時要用功。因爲畢業後不管朝那一方向，基礎醫學要充實自己的機會比較少、比較不容易。然而，臨床上有什麼東西不知道，要補回來很容易，所以在基礎醫學上要下功夫。」

「那麼教授是鼓勵學生將來走臨床或基礎呢？」

「還是將基礎的東西打好，將來應用在臨床上。」

「興趣，是最基本的考慮。你要發揮自己的力量，不一定要在都市啊！」

談到臨床和基礎的抉擇，應該是多數現代醫學生心頭上堆放著的問題，因爲面對這個抉擇時，其考慮的過程揉合著許多性質不同的因素，常叫人對未來不知所措，最後的結果總是習慣性的苟安。

「請教授比較一下走臨床和走基礎的不同。」

「現在走臨床一直都比走基礎的多，這是因爲待遇問題，如果走基礎的待遇和走臨床的一樣，我想，會有較多人走基礎。」這個回答未能令我們抒解，於是，採訪者接著問道：

「洪教授鼓勵學生將來走臨床醫學，可是過兩年，台灣醫師市場飽和後，也許有較多人想走基礎也說不定。在此競爭愈烈的時代，有許多同學覺得彷徨恐的，不知如何訂定自己的未來，是走臨床或走基礎？」

「我想，不要因爲那個地方有空位子就走到那個地方

去，應該不要這樣子，而是自己的興趣在那裏，就往自己的興趣走。興趣如果在臨床，還是走臨床。說臨床醫師的飽和狀態，是會有這種情形，但是，總有地方缺少醫師。你要發揮你的力量，並不一定在都市啊！你在其他地方一樣可以做。如果你沒有興趣而走基礎醫學的話，你會很痛苦啊！只因爲某處有空位子你就去坐，可是你坐得沒興趣，會痛苦一生。

但如果眞的對基礎有興趣，我還是常鼓勵同學走基礎醫學。興趣，是最基本的考慮。」洪教授很肯定地說完。

興趣問題，是個高中時代常在腦海浮現、討論、糾結的話頭，直到現在，這個糾結的話頭在大多數人心上，也許尙未解開。洪教授在此時提起這二個字眼，彷彿將採訪者（已經大四、大五了）的心情一下子轉弄到年輕的豐盛氣質。略停頓一下，採訪者試圖去了解洪教授所認爲的興趣：

「您談到興趣很重要，可是，目前我們會踏進醫學院，多不是爲著興趣的原因，對這種現象，教授有何想法？」

「我知道有一些不是喜歡醫學院，但爸爸媽媽要他來的學生，這是有的，不過，既然來了，努力就好了。我想，這種情形雖有，還不至於很多，大部分還是因興趣進來的，因爲父母親的命令才進來的，我看，還是少數。高中的問題怎樣不要去管，現在面對的是大學、是將來，要好好找出自己眞正的興趣在那裏，要去努力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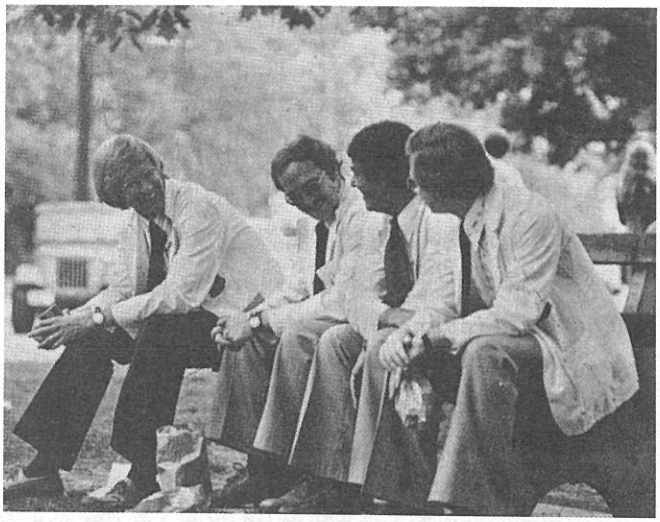
洪教授是務實的、格言的。

「要有主動的精神，
這是我所強調的。」

「教授曾在國外待過，和國內比較，是否覺得國外的收穫較大？並請談談國外的訓練？」

「我在國外時，待在哥倫比亞大學，做客座教授，也帶過外國學生。我的感受是：國外的教育主要訓練學生能獨立工作，講堂上的上課幾乎沒有，都是學生自己去唸書，再到醫院來接受床邊教育，看病人、實習教學。他們唸書都自己唸，這樣有個好處，比如說，他今天碰到一個病人，要知道病情，他不能光靠上課，他要自己去找文獻、材料以求了解，這要比看教科書、上課更有效果。因爲光是聽講，一定會忘掉啊！自己去找去唸，配合實際接觸，較不易忘記。如此給學生獨立訓練的系統很不錯。

不過，國內的情形不同、環境不同。我給同學的建議是基礎學好，到臨床來時，基礎醫學不要忘掉，要有主動的精神，這是我所強調的。」



「在國外工作時，教授有什麼感受較深的事物？」

「國內外不同之處在於：對自己的工作，努力的程度不一樣。國外的人，的確是很努力的，因爲競爭多，就有努力，他們醫學院多、醫院多，公開競爭的機會大。我們這裏早上七點多、八點上班，他們國外都是早上五、六點到醫院去，大約六點多的時候，所有實驗室都已經一大堆人在做實驗，而且晚上又做到很晚才回家。工作努力的程度，我們這裏不如國外。這是一般講起來啦！當然也有一些很努力的人。」

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，是我們的設備不好，還是國情本來如此？」我們想繼續再導出一些結論，可是洪教授不待我們說完便開口：

「各方面的影響都有可能造成差異。如果設備好，想做的東西可以接連著做，當然會愈會興趣。如果是想做而設備不足，那他以後沒辦法做下去會洩氣。我想，最要緊的是想法、態度、競爭少、太輕鬆，我們的社會確實比美國的社會輕鬆。有些同學在台灣很不認眞，可是一到美國後，就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比美國人都認眞、努力，這就是環境的影響，有競爭，自然會努力。」

「請您比較國內外教學方法的優劣？」

「這純是我個人的看法，可能對，可能不對，我始終認爲國外的臨床教法比較好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整天上課、聽講，聽不進去的啦！」洪教授雙手摀著耳朵，搖搖頭，「而且每天那麼多老師，講那麼多課，你能接受那麼多嗎？最要緊的還是學生自己看，老師負責提供臨床的機會。比如就心臟而言，什麼疾病有什麼樣的雜音，你光看書不容易記進去，這時候，老師給學生床邊教學，學生一聽，什麼雜音是什麼病，不會忘記。光靠老師解釋聲音，學生一定不懂。如果學生對老師在床邊教學時提到的名詞不懂，回去自己查書，印象較深刻。

我個人認爲美國的系統較好，整天都是臨床的教學，

可以和病人、醫院接觸，這樣子來接受教育，比較容易吸收。」

「就教授的角度來看，不容易用學問來分學生好壞，最要緊的是主動的態度。」

「教授對台中的中國和中山的情況有何感想？」

「我每年都來台中兩次，中山和中國目前在師資和設備還有不夠的地方，這是可以慢慢解決的問題。整體來說，我認爲中部學生的學習環境還是不錯喔！」這番話，洪教授講得輕鬆，但却令採訪者嚇了一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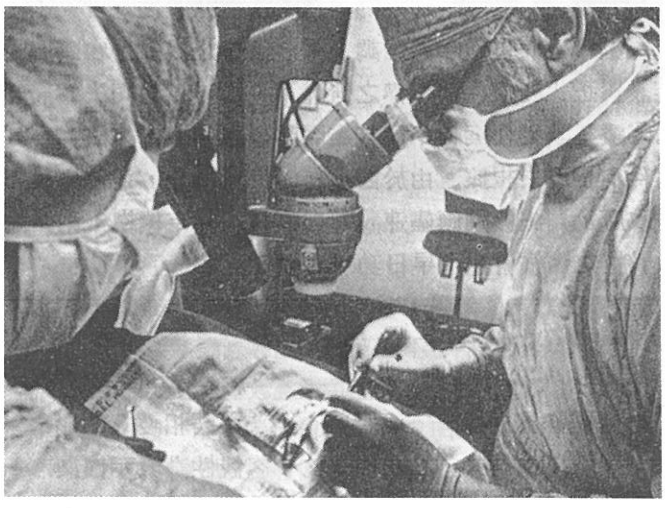
談過國外的情形，再想想中山的校園、課堂，不免對自己的精神渙散、中山的教學情況有些失望。不過旁觀者清，希望藉這位局外人的談話中，可以眞正改進自己的缺失。然而，我們似乎感到洪教授隨口稱讚的敷衍態度。

「不過，中國和中山的學習環境，總是和台大差很多。」我們懷疑地、急切地追問。

「不會的啦！」洪教授很肯定的加重語氣，微笑地說：「我覺得在台大上課情形不好。可能環境設備好就走壞了也不一定。除了少數同學以外，學習態度都不是很積極，太自由了，不來上課。然而我到中山和中國上課，課堂都滿滿的。我是很自由派的，從不點名，你不聽就算了，不過台大學生只有一半來上課，可見學生的學習態度是中山和中國比較好。」

原來洪教授將學習態度歸納于學習環境之中，他不只考慮物質因素，更考慮人的意志因素，這種綜觀的看法，正是年輕的我們常忽略的。

不過，重視臨床教學的洪教授，竟也如此重視上課聽講，這是矛盾的罷，這種矛盾是否來自洪教授的假意誇獎呢？我們繼續追問：



「到台大去實習、見習的中山學生，教授覺得他們表現如何？」

「都比台大的好。」雖然，洪教授很肯定的說，不過採訪者都一齊笑出聲來。

「眞的，中國和中山的 intern 都比台大自己的好。」洪教授用斬釘截鐵的語氣，逐字緩緩地說。

「教授指的是學習精神還是技術？」

「我跟你們講喔！學生的表現，以教授的眼光看來，不可能說這個比那個好得怎麼樣，都差不多啦！沒有用功的學生自然什麼都不知道，可是，學生所知道的程度，就教授的角度來看，都是表面上而已啦，不是很深入的。所以不容易用學問來分學生好壞。

教授都是看你認眞的態度，主要是看你的主動精神，所謂主動，不是死認眞啦，不但是認眞，而且很自動的去工作，病人有問題，要自動去找出問題根源，給病人治療。甚至問上面較有經驗的醫師，應該怎麼辦。我想，這種主動的態度，是比較要緊的。而中山和中國的學生，就這一點而言，還是比台大的學生好。」

「可是，在醫學界的成就上，中山和中國還是比不上台大、高醫的。」我們依然不相信自己的「好」。

「中山和中國還年輕哩！才十年、十幾年而已，你要和台大六十年相比，歷史不一樣啊！目前中山畢業的，你們的前輩，還沒有達到領導醫學界的年齡。還沒有啦！不能以目前中山有幾人領導醫學界的情形來看，喔，說中山成就低，他們都還年輕啊，都還在中堅分子的階段。你們的校友，最老的頂多四十幾歲左右罷，再等十年看看。嗯…也還尚未達到那個年齡。」

「請教授談談現代外科的情況如何？」

「招不到外科醫師，表示現代年輕人的心態，和我們以前不一樣。現代年輕人比較不願意受苦。想在十年前，要進外科，畢業生前二十名還不知道能不能進來，大多是前幾名到外科來。現在都不來，最大的理由是怕吃苦，聽到某外科醫師昨天通宵沒睡覺，都害怕死了。現在最熱門是皮膚科，不用值班。想法不一樣了。

我們那時候會進外科，是認爲外科才是男人的工作。另外一點，現代外科跟以前不同的是，現在外科靠設備的份量愈來愈大，這些設備對私人診所來說，買了划不來，所以多在大型醫院才有，必須在大醫院、綜合醫院永久待下來，才能使用設備。不容易自己開業，所以不那麼熱門。」洪教授邊說邊搖頭苦笑。

六點了，我們目送洪啓仁教授的背影上國光號，回想著宏亮的聲音、親和的微笑，願他年年精神飽滿，傳承給學生們務實的、格言的主動精神。洪教授，明年台中再見。